



记忆中的夹竹桃 ——我亲历的这段历史

Oleander in Memory: This Phase of History for me

甫立亚 Fu Liya

俞可遇到我，让我写一篇迎接校庆的文章，回忆当年的人和事以及自己的创作。——这命题难着我了，时过已久绪头又多，恐写不清楚，只好把我从进校到85—90年代初参加的几次展览之事叙述一下。

78年我们这一级百余个西南各地、各种年龄、工种的幸运儿汇聚在了重庆黄桷坪，第一次踏进四川美院。进入校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满园的夹竹桃。我们云南同学到得晚，直接住在“两条龙”招待所（坐了二天一夜的硬卧火车），房屋周围和路边都是暗绿色的夹竹桃，花儿正盛开，有白色、粉红色的，而它的枝叶像重庆的色彩，粉绿、粉蓝的的灰色。而在云南红土高原，蓝天白云下生活的我们，是从未接触过如此含蓄和浓重的灰色。当时我认为夹竹桃是天下最美的花，是它把我和西南艺术的最高学府——四川美术学院的印象联系在一起。

进校的四年，我们是和七七级同学一起上大课，对于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等学长们我们是仰视的，校内经常传出消息，他们谁出了什么创作，我们女生就一窝蜂的去看。程丛林的《×年×月×雪》，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都让我们激动和叹服……

时光如织，不意地我1982年毕业留校了（我当时填志愿是回云南），随后又与同年毕业留校的叶永青恋爱。84年初我们在院长叶毓山的关心下在桃花山分了房，结了婚。84年底我踏上了赴北京的火车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郑可工作室进修装饰雕塑。

85年的北京是中国艺术格外活跃的一年，中国美术馆第一次迎来了美国当代艺术大师劳森柏格的大展，这个展览在中国发出了改革开放的信号，现代艺术也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是后来89艺术大展的前兆。中央工艺美院

也是当时的现代艺术发烧地，特艺系请来了70年代在美国成名的华裔艺术家姚庆章讲课并演讲。我记得当时毕业于四川美院的陈肖玉在那里研读，跳上台去用英语与大师劳森伯格提问辩论。当时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云南的朱祖德、吕力，北京的吴少湘。他们在现代艺术圈里都非常活跃。还因为有在中央美院读书的翁玲、曾浩、叶洲，我们经常来往于这两所大学之间，艺术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叶永青也探亲来到北京，朋友免费借给我们一间位处潘家园十多平方的小屋。在那小屋叶永青创作出了他80年代一批重要画作，如《诗人散步》、《被他端视的我和屋外窥视的马》、《离开和留在草地上的两个人》等作品。后来，在北京后海居住的栗宪庭看了这批画作，反复地说“怎么四川美院会生长这样的画家，太奇怪了”。（因为当时四川画派以乡土绘画而著称，而且形成一套成功模式）。这批画发表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美术报》上后，奠定了叶永青“85”新潮艺术家的历史地位。

那时我们是四川美院现代艺术的星星之火，叶永青感到了艺术上的孤独。那时师范系刚建系，尹琼先生是系主任，他在主持色彩教学的

叶永青大力推荐下，先后调入了张晓刚、王毅、陈卫闯、陈安建。加上研究生留校的刘虹，这群青年教师没有太多规矩和约束，那真是有梦想和冲动的年代。学生跟着这批老师天天泡在一起喝酒谈艺术，在他们周围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如何森、陈文波、赵能智、余极、杜峡、尹端林、俸正杰、俸正泉、何晋伟、刘兴涛、何成瑶、邱黯雄、吴建军等一大批活跃的当代艺术精英。

这批人也是当时最早梦想做艺术家的“黄飘”的雏形，他们本来毕业后都散落在重庆的各地，但后来每当外面的批评家或画商来访，叶永青、张晓刚就要“打的”一处处地找他们，十分费时、费力常常把一个月工资用完。慢慢的他们陆续搬回来了美院附近，那时大家都很穷，平常大家吃食堂，而周末就聚在一起吃一顿AA制火锅，口福之余其实是学术和精神的盛宴，后来大家戏称“每周一锅”。经常来参加的除了以上老师学生外还有忻海洲、张灏、郭晋、谢南星、钟飙、杨述、杨勉、廖一百等。我们家成了前卫分子们的站点，全国各地的前卫艺术青年络绎不绝的来我家谈论当代艺术，我经常在睡梦中还听到叶与外地陌生人谈艺术的高昂声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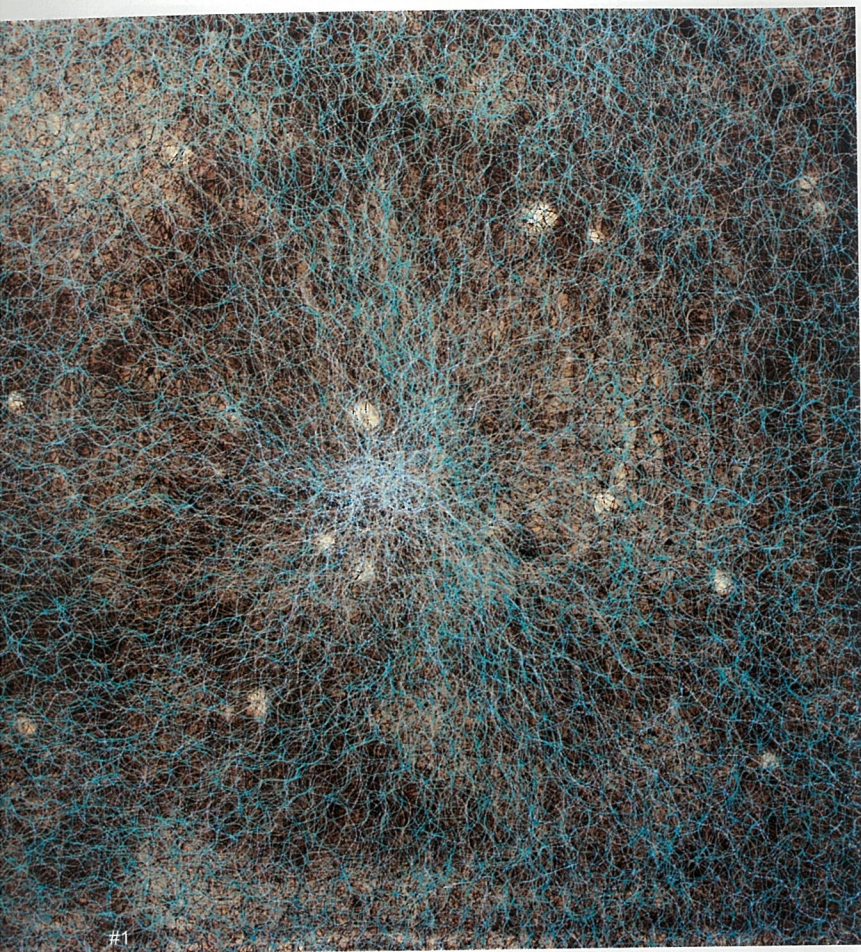
谈谈我自己的创作，来自云南的艺术家，当时深受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自然地把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岛和云南傣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去西双版纳体验生活、画速写，以至后来有了女儿，也取名“纳纳”。当年吴冠中、肖惠祥，特别是袁运生的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泼水节》，也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

那时期，我创作了许多装饰风格的木雕，当时美院陈列馆的馆长王官乙，很喜欢我的作品，邀我与另两个青年教师一起办一个展览，结果这个展览又给当时很难有展览的机会的美院的另类们，当时处于边缘的现代派的代表——张晓刚、叶永青、王毅，带来了一次机会。我最近看到《张晓刚书信集》才想起这回事，当时我回云南生小孩，是张晓刚帮我布置展览时有此一节。张的信节选如下：

“永青、小甫，今天我去布置小甫的展览，王馆长见我在那儿干，遂跟我聊起来，并建议我把小甫的雕塑散开来放。我说有图纸，必须按上面的布置。他说展厅空的太多了，我说我看到了，王馆长问我有多少画在家里……，再让我再把永青的画也拿来，我说还有王毅……，我自作

#1 90年美院陈列馆 由左至右：吴力为、陈卫闯（立）、蔡黎明、张晓刚、李长生、施卫、余极
#2 暗夜 布面油画 甫立亚
#3 白色主题-2003 布面油画 陈群杰





主张的把我们四人联展的事定下来了……。这次办展有几个好处：①展品不受审查；②展出时间从本月26日可一直延续至2月底；③因我的作品展出较多，可让那个美国憨包一览大概……，一决定立即通知了王毅，王毅很赞同！激动！……。

（节选自张晓刚书信集《失忆与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就是86年这几个“前卫”艺术家的状况，他们不但参加不了全国美展和其它展览，而且几乎任何展览他们都通不过审批，还经常在会上被领导批评。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才得以在美院陈列馆办展。后来在云南搞了个《新具象》，在云南图书馆我参加了那时的展览，完全是自发的，因为没有钱，搞成图片幻灯展。同仁们聚在一起也不讲什么目的，只要能展览就无比满足。后来他们又发起了西南艺术群体，并企图将这股85新潮的野火烧到川美，可惜备受阻力无疾而终。而远在成都的吕澎积极响应并和叶永青、张晓刚、毛旭辉等人策划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西南现代艺术展，并在成都展览，我也参加了。那时我也开始了油画创作，我先画了一些原始装饰风格的作品，如《歪脖子树》、《白花树》等。如朱其评论的“……在80年代现代思潮中，云南一带的艺术家更多受原始主义的现代艺术影响，尽管形象在早期还处于不确定状态，但画面的背景大部分还是统一的，即都是一种带有装饰主义、原始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风土背景，所有的风土事物都是充满原始生命和自然力量的，有生命的树、动物和人物都被赋予浓烈的主观色彩，而且天空更因为主观的深暖色而体现出一种神秘生命的存在。选自朱其《甫立亚修行的图像生活》”。后来随女儿的出生，我内心起了许多变化，对女儿的忧虑，自己事业和家庭的纠结，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忧虑和不安，创作上我经常把自己的童年和女儿的童年重叠——女人命运的重复——分不出是她还是我。如《梦境中的我和女儿》、《四季树》等。

我在家里，边带孩子边创作。90年我和陈卫闾又在美院陈列馆办了双个展。时任美研所所长的马一平先生给我们写的序，题为《一个是魔鬼、一个是天使》，由于陈卫闾过份的劳顿，遭遇了一次梵高式的体验……，这也是当时艺术家的精神归宿，后来王毅也走过了同样的苦难心路历程，为艺术发痴疯狂……

91年我在北京西三环中国画研究院办了我是个展，有木雕图片和几十张油画，来的人很多，北京许多艺术圈内的人如栗宪庭、郎绍君、邵大箴、廖文、高居翰、曹星源、邓琳、张晓刚、方力钧、刘炜都来参加。但在展览讨论会上，他们的讨论引发了王林和叶永青发起的下一个展览《西三环文献资料展》。在讨论会上奠定了“89



后”的艺术概念。当时开会真像是在搞地下秘密活动，可以说是我展览上的又一次的移花接木。

我的作品第三次进美院陈列馆，已经是2002年的《再看七七七八级回顾展》了，昔时因创作“父亲”一炮而红的罗中立已担任院长，当年的许多青年同学已变成了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参加展览七七级的有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张晓刚、周春芽、高小华等。七八级有叶永青、顾雄、刘虹、陈卫闾、李新建和我。这时我的创作除了大花朵和云霞，一些美人鱼出现了。女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王林还专门在会议上讲评。我那时已过了纠结的时期，我是试图从美人鱼这个载体入手，寻找远古的秘密，试图让梦境、现实、美人鱼这些符号来寻找某种暗示，来显现某种存在，也许将来有别人或后人可以通过我的画作出解释……。

这次展览与当年相比，有的艺术家的作品已经卖十几万美金的高价，艺术家出场有时像明星一般，受到媒体、资本和人群的追捧。

今非昔比，我们如今要看他们85—90年代那些在奋斗中创作的作品，必须到拍卖场的预展上才能看到，有的作品已经拍到了几千万，艺术已经变成一些赤裸裸的数字和神话，这是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那时的我们，家徒四壁，就抱着对艺术的热爱和梦想奋斗着，从来没想到艺术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只是探索中国当代艺术到底怎么走，所以“85”时期艺术家的风格都是多变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群人经常没钱过下半个月的生活，买了艺术杂志就没钱吃饭，80年代我们的书信集里，许多篇幅都是讲那42.5元的工资怎么分配，订了美术报就不能安热水器等等。我和叶帅常年不吃水果和鸡蛋，两人去给考前班讲课挣钱，保障孩子的营养。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感到那时虽贫困，但仍不失理想和追求，现在想来不知愁烦的青春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与现在物质大大丰富而精神不知去向的今天是不能比拟的……。

如今，美院新楼林立，夹竹桃曾经几时，被一纸行政认为是有害的花木，早已被铲除殆尽。随着后来学校不断盖出的新教学楼与宿舍楼，时过境迁，人们把这些个夹竹桃给淡忘了，只是最近我在去外地的路上，突然在路边看到一丛一丛的夹竹桃树，在路边静静开放，不由得触动了我80年代那根神经……，没有花香，静静的开放，代表着苦涩、美好的岁月，散发出一种已经遥远的，夏天黄桷坪美院的的味道。如今四川美院也因发展需要，即将迁入新校区，我们的青春记忆，很容易合着那段历史与老美院一同被遗忘，幸而校刊给我这个机会提笔，翻开曾在四川美院发生的另类人群的艰难穷困生活和展览奋斗经历，这段历史恐怕今天一直被耀眼的成功遮蔽和误读着……

- #1 无相之初No34 油画 程毅
- #2 星星之火 油画 胡宁
- #3 寂静/灭绝 摄影 田太权